

国画大师戴敦邦先生热爱民族文化,钟情昆剧艺术,仿佛江南水磨腔之音,更能激起他的创作灵感。清晨,戴先生来到画室,打开复读机,随着优雅的昆剧旋律,放开嗓子,深情地吟唱,直唱得摇头晃脑,满身大汗,憨态可掬,这才休息片刻,然后磨墨调色,开始新一天的创作生涯。随着他妙笔生花的勾画,笔端杨贵妃、

田笙曲会

王汝刚

不同性别的人物跃然纸上,灵动鲜活,呼之欲出。知夫莫如妻。戴师母沈嘉华女士非常支持丈夫的爱好,夫妇俩办起了昆曲社。戴先生是交通大学教授,当时学校安排他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田林新村,戴先生取“田园深处笙歌响”之意,命名田笙昆曲研习会。

曲会开张之日,我也应邀参加。发现曲社成员不少,无论是老教授,还是年轻学生,个个都是昆剧发烧友,谈起艺术如数家珍。被公推为曲会会长的戴先生满面春风和夫人一起恭迎宾客。当昆曲表演艺术家蔡正仁、梁谷音等出现在曲会时,引起不小的轰动。不过,曲会会员毕竟是高雅艺术的知音,举止优雅,谈吐文明,看见偶像出现,立即含笑让座,点头问候。这种含蓄的表现与明星演唱会上的发烧友截然不同,前者像外冷内温的热水瓶,后者像一触即发的铁板烧。

开幕仪式极其简单,戴先生作简短讲话后,大家就开始唱曲。尽管艺术水准不同,每个人都投入那天,我还差点出洋相,原来,轮到戴先生演唱时,他手捧曲谱,幽默地说:“我唱昆曲,只要唱得大家不困着就可以了,现在唱一段我的保留剧目……”这时,曲会成员异口同声报出曲名:“剥蹄膀。”我忍不住笑了,心想,原来昆剧俗得可以,连猪狗的蹄膀也能上曲谱……戴先生开口一唱,我才明白,原来他唱的是《长生殿》中李龟年的唱段:“不提防余年值乱离……”哦,是“不提防”,不是“剥蹄膀”,想想难为情。

那次曲会活动结束后,戴先生接受电视台记者胡茜的采访,他谦虚地说:“我们组织曲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振兴昆剧贡献一份力量,目前昆剧处于低谷,但是我坚信,不久将会迎来辉煌。”应当说,戴先生的预言是有前瞻性的,果不其然,2001年中国昆曲被联合国列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榜首。

弹指一挥间,转眼二十年过去了。令人兴奋的是,在戴先生的主持下,田笙曲会依然红红火火。前不久,戴先生举办了庆祝二十周年演唱会,我欣喜地发现,曲会人员增加了,年龄降低了,演唱水平提高了。在发言中,大家由衷地感谢戴先生为曲会所作的努力,坚持组织演唱,出版通讯刊物,扩大了曲会的社会影响。

艺术贵在创新和坚持。戴敦邦夫妇在传承民族文化方面花费了不少财力物力,此情此举,有目共睹,令人感动。同时,戴先生对民族文化的热爱、钻研与痴迷,也深深影响着他的绘画艺术作品,无论是取材于古典文学名著的插图,还是根据唐诗宋词意境而创作的诗意图,乃至汲取京、昆剧经典折子戏而绘制的戏曲人物以及旧上海世俗百态,辛亥革命人物百图等……一部部大作无不细腻生动传神。戴先生坦言,这是民族戏曲中“亮相”对他的启发。此言不虚,不少优美的舞台动作,通过他的笔端,展现于丹青尺素之上,动人心魄,流芳百世。戴先生正是以其大俗大雅、充满“中国派头、中国风情”的巨作,为当代美术宝库增添了财富。

白玉兰这种花,用上海话讲,美得很有腔调。每年春天刚刚到,冬天的寒气尚未消退的时候,她就默默地含苞待放,然后一夜之间,繁花盛开,缤纷满树,白的如雪,粉的如玉,开得一点都不矜持,就是热烈地全然绽放,然后就几天过后,她就凋谢萎落,零落成泥碾作尘,不与那些桃红柳绿为伍,保住自己的气节,空留你们的一念想。

所以我一直觉得,上海把白玉兰当市花,还真有些讲究,高洁自不必说,还有些符合上海文化精神的地方,比如开放时朵朵向上,就体现的是上海人一种在任何时候都洁身自好、尽力把日子过得美美的劲儿。上海电视节

的最高奖命名为“白玉兰”奖,也是特别合适的,唯有这种淡雅如兰,大气尊贵的花能配得上在艺术上追求完美的艺术家们,纯洁、公正、艺术至上。

我还是在北京电影学院上学的时候,知道了白玉兰奖,记得前几届的白玉兰奖是面对国际的,最佳电视剧都是发给国外的佳片,那时候就觉得,嗯,上海评奖大气!毕业后我来到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书,教的是纪录片课,我第一步就是找到获得白玉兰奖最佳纪录片奖和提名奖的那些片子,放给学生

们看,跟他们在课堂上热烈地讨论。后来,离开了教师岗位,我开始写作电视剧,而白玉兰奖也开始成为国内代表整个行业肯定的一项重要,越来越得到大家的关注。

从2007年起,白玉兰奖设立了电视剧最佳编

那是我住过的最小的房间,却是窗景最美的一年。

到纽约的第一年,我住在纽约国际公寓(1-House NYC),跟现在举目皆是“某某国际公寓”的小区概念不同,那是一栋非营利机构运营的青年宿舍,外观是古朴的独栋石造建筑,已被列为美国国家古迹,这个机构在成立一百多年之间,已经在欧美各大城市建立广泛的校友网络,不过一开始成立的契机,据说跟一位中国留学生有关。

1909年前后,一位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干事在公寓现址附近的河滨大道上,遇见一位寂寞的哥大中国留学生,于是决定募资筹办一所能让来自各地的国际学生交流的宿舍,进而培养长期跨国友谊,那些一开始出资盖楼的人名都刻在入口处,都是赫赫有名之人,包括好几名洛克菲勒家族成员;前国务卿基辛格;联邦银行总裁沃克尔;以及巨富投资家索罗斯的太太黛西。在这所学校寄居过的学生,除了寂寞的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生,也有来自附近几所艺术学校——茱莉亚学院、曼哈顿音乐院,以及神学院、纽约大学的学生。

为了让害羞的外国学生有机会认识人,全楼住户约来自一百多国的七百多名学生,每天到餐厅共进早餐,另有交流活动可以自由参加,也有学生自发举办联谊活动。洗澡如厕用的是公共卫浴,一层楼分男女两处,为了洗澡,每天至少必须通过走廊一次,这大概也是逼宅男宅女们走出自己的阁楼,偶遇一两来自世界另一角落的楼友,也许其中便有未来的杰出名人或是某国元首之子,建筑师贝聿铭跟花旗集团CEO潘迪特就曾寄居过国际公寓。

但是入住国际公寓之际,对于那栋古老楼房的前坐住事我是一概不知,只是一个单纯的留学生,独自一人初从小台北来到纽约大都会,下飞机后乘车,扛着行李进门,只知道接下来一年这就是我的家。房间是新粉刷好的,衣柜书桌一应俱全,放进那个小房间里就差不多满了,那个充满无限可能的大窗,正是当时我看世界的写照,自己很小,景色却很宽广。有人说到冬天,公寓在枯枝寒鸦的围绕之下,很像一所精神病院,实际上内部房间的设计确实有点像,一个个不到十平方米小方形房间门上竖着铁条,房里还放了一个洗脸台,不过幸好,没有马桶。当然那扇巨大的面街窗户,证明了这确实是纽约著名的国际学生宿舍,不是医院,也不是精神病房,窗外的美景更是让我忘却了房间里的狭窄。

我的窗下是种满樱树的樱花公园,隔着公园相望的,又是另一栋国家古迹“河滨教堂”,这是美国第一所跨种族(原本黑人、白人各自得去不同的教

堂)、跨教派的国际教堂,壮丽的哥特式钟塔让教堂以及其他附近的楼房都显得矮小,那个钟塔就是我上学第一年每天早晚看的风景,那时有眼不视泰山,不知道钟塔里有世界最大的钟琴——共有七十四个钟,还有许多成就非凡人士亲临演讲过:马丁·路德·金博士、前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甚至连斐德尔·卡斯特罗都在1999年来过一次。

在我搬进这幅窗景后的第二十天,发生了曼哈顿下城区的“9·11”攻击事件,那个事件影响美国甚巨,也影响了当时所有住在国际公寓里的人之后的际遇。

事隔十余年,今年春初,接到国际公寓的电邮,邀请周末有空的校友回巢一同早餐,并帮忙打扫樱花公园。我到了公园,公园处的小哥把工作手套分配下去,大伙开始一铲一铲地培土均匀覆盖在地表上,过了一阵子,早餐好了,我们便走进大厅吃早餐。

言欢,畅谈创作过程中的艰难,如何突破,真是同声同气,倍感温暖。这两年,我都选为白玉兰奖电视连续剧类别的选片人,一开始我也是诚惶诚恐,我行吗?但是工作人员的认真和严谨让我放下心来,而能够有机会把去年的所有电视剧佳作一网打尽地学习一遍,也成为我专业进步的好机会,这也让我很骄傲地感觉,嗯,跟白玉兰奖的缘分又深了一些,让我更加为那些获奖的同行高兴和赞叹。当然,我也希望能早日离开选片人的岗位,只要有作品入选,就可以“避嫌”了,我是那样矛盾地盼着那一天赶紧来临。哈哈。

又是一年白玉兰奖,花开的季节已过,但艺术之花开得很好。近日,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就笔者今年递交的《人民政协要善于借助社会智库力量履职的建议》上门答复。在互动沟通中达成了共识,不能就提案办提案,而是要把这个提案办成充分发挥民间智库参政议政作用,并从中发现社会治理的人才,凝心聚力。这就是当下中国已经走上自己特色的民主政治道路的重要表征。由此我想起了延安时期著名的李鼎铭先生为党中央提意见的实例。1941年,李鼎铭以无党派身份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提出“精兵简政”的议案而受大多数议员的赞同,更获得毛泽东同志的大力支持。毛泽东同志当年在这个议案上批语道:“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后来,李鼎铭的建议成了当时陕甘宁边区的一个深得民心的政策而贯彻下来,推广到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最近,李克强总理对领导机关坏作风痛加批斥,下决心切实破除行政机关的审批“当关”,公章“旅行”,公文“长征”

的乱现象,此症结的实质是机关干部心中缺乏一种情。通常说办事情,要办成事必须要带着情,对工作的激情,对群众的感情。

交谈结束后,市委统战部党外工作处工作人员给了我一张名片,一看,是工作联系卡。这张卡既有处长、副处长的办公电话和手机,又有一般干部的办公电话和手机;既有互联网的网址,又有传真机的号码,其目的就在于可以随时找到人、办成事。市委统战部通过工作调研已经有了一个58000人的党外人士名单,这张工作联系卡就可以成为联结党外人士的桥梁和纽带。民间有高手,只要我们党的各级政府能真心实意接受来自民间智库的建言献策,并能将这些合理的建议、提案转化成现实的政策和策略,那么成千上万的李鼎铭式的“智者”就会云集过来。

这不仅会推动政府决策科学化 and 民主化,也为民间机构向政府提供意见建议开通了渠道。

工作联系卡的启示

柴俊勇

小学毕业那个暑假,我每天跟弟弟妹妹到丰原一菜市场摆摊,整整两个月,假期里日日要去做生意,心中总有不乐意,但父亲说,开学时会送我一台收音机,为此,我乐意了。我们的摊位旁是卖养乐多的阿姨,生意清淡时,我们会躲在她的阳伞下休息,喝免费的养乐多,忙碌起来,她会帮忙照看年纪小的弟弟。热闹有时,冷清有时,我总想着多赚点钱,自己赚钱买来收音机,一定很有成就感。

假期结束,父亲依照约定,买给我有双卡座的收录音机,当时就要六千多元,非常昂贵精美(可惜我已忘了品牌),那是我个人所拥有的第一台播放音乐的设备,感觉有了某种将自己与其他同龄小孩区别的标志。

这台收录音机陪伴我多年,上了国中,跟着同学听流行歌曲,读高中,用来学英语,到北部读大学,为数不多的行李中也少不了它,我就放在宿舍的书桌上,一次竟在收音机底下发现一个蚁窝,相当骇人。高中大学多少次搬家,即使后来我已经拥有全套可以播放CD的音响设备,我仍珍惜着那台收录音机。

大学毕业第一年,我没去做一般中文系毕业该做的工作,铁了心要写小说,天真认为写作要经历“世间百态”,拥有“更多故事”,仓促间我在台中市北屯区某旧大楼里租了一间小套房,月租五千元,居住质量极差,房屋老旧,仅有的对外窗面对天井,几乎不见日光。

但我悉心将小套房布置,以书架区隔成一房一厅,有个小料理台可以用来煮面,我白天到处打工,几个月下来已经知道不是我选工作,而是工作选择我,我会骑摩托车,日日奔波在台中市,做过服务生、店员,待过KTV、画廊、西餐厅,还差点跑去做直销卖灵骨塔。那时明白自己的天真带来苦楚,但回不了头,个性执拗的我也拉不下脸对谁求助,很少跟朋友联络,怕人知道我的窘迫,鲜少回家,不想面对父母的担心,那时最常与我作伴的,就是那台收录音机。

屋里暗暗的,白日也要开着灯,常听见邻居吵架,油烟味会从窗口飘入,屋子狭窄,我索性把椅子撤了,席地在矮桌上写稿,未免寂寞,镇日开着收音机,让电台里的声音,使屋子里有点人气。我住三楼,楼梯间杂乱不堪,电梯摇摇晃晃,同一楼层住着谁根本不知道,我收听各种电台,从最流行的到最庸俗的,白天的时间用来赚钱,夜晚则熬夜做自己的事,年轻的生命用得奢侈,却仍感觉时间不够。我从李季准的“感性时间”听到李文瑗的“午夜琴声”,我端坐书桌前读小说,或抄写着外国翻译小说,或写着自己散乱小说的草稿。因为怕黑,屋里灯光大亮,收音机放在床铺边的小书架上,入夜后频道一直停在中广,李季准先生时常访问一些人,来自生活里各行各业,那充满现场感的录音方式,常令我莫名感动。或许因为那时的我也正在浩瀚人海里茫茫地求职,艰难而孤独地求生,固执而茫然的我,才二十三岁,还不知道将来的人生是否有机会出版自己的小说。睡前我将灯关掉,躺在霉味浓重弹性已失的老旧弹簧床,还让收音机继续播放,我将声音转小,几乎只剩下耳语的声音,年轻的,对未来的无知与恐惧,倔强而惶惶,我在音乐与人声里昏昏睡去,睡梦中,梦见了广播里的节目,那些看不见的画面都成了真实的影像,时间具体推移,真实中暗无天日的生活,又变成梦里淡淡的日光将我照醒。

后来我脱离了那个噩梦小套房,将收音机转送给一个喜欢老机器的朋友,无情地与它告别,不到两年,我出版了第一本小说。

小学毕业那个暑假,我每天跟弟弟妹妹到丰原一菜市场摆摊,整整两个月,假期里日日要去做生意,心中总有不乐意,但父亲说,开学时会送我一台收音机,为此,我乐意了。我们的摊位旁是卖养乐多的阿姨,生意清淡时,我们会躲在她的阳伞下休息,喝免费的养乐多,忙碌起来,她会帮忙照看年纪小的弟弟。热闹有时,冷清有时,我总想着多赚点钱,自己赚钱买来收音机,一定很有成就感。

假期结束,父亲依照约定,买给我有双卡座的收录音机,当时就要六千多元,非常昂贵精美(可惜我已忘了品牌),那是我个人所拥有的第一台播放音乐的设备,感觉有了某种将自己与其他同龄小孩区别的标志。

这台收录音机陪伴我多年,上了国中,跟着同学听流行歌曲,读高中,用来学英语,到北部读大学,为数不多的行李中也少不了它,我就放在宿舍的书桌上,一次竟在收音机底下发现一个蚁窝,相当骇人。高中大学多少次搬家,即使后来我已经拥有全套可以播放CD的音响设备,我仍珍惜着那台收录音机。

大学毕业第一年,我没去做一般中文系毕业该做的工作,铁了心要写小说,天真认为写作要经历“世间百态”,拥有“更多故事”,仓促间我在台中市北屯区某旧大楼里租了一间小套房,月租五千元,居住质量极差,房屋老旧,仅有的对外窗面对天井,几乎不见日光。

但我悉心将小套房布置,以书架区隔成一房一厅,有个小料理台可以用来煮面,我白天到处打工,几个月下来已经知道不是我选工作,而是工作选择我,我会骑摩托车,日日奔波在台中市,做过服务生、店员,待过KTV、画廊、西餐厅,还差点跑去做直销卖灵骨塔。那时明白自己的天真带来苦楚,但回不了头,个性执拗的我也拉不下脸对谁求助,很少跟朋友联络,怕人知道我的窘迫,鲜少回家,不想面对父母的担心,那时最常与我作伴的,就是那台收录音机。

屋里暗暗的,白日也要开着灯,常听见邻居吵架,油烟味会从窗口飘入,屋子狭窄,我索性把椅子撤了,席地在矮桌上写稿,未免寂寞,镇日开着收音机,让电台里的声音,使屋子里有点人气。我住三楼,楼梯间杂乱不堪,电梯摇摇晃晃,同一楼层住着谁根本不知道,我收听各种电台,从最流行的到最庸俗的,白天的时间用来赚钱,夜晚则熬夜做自己的事,年轻的生命用得奢侈,却仍感觉时间不够。我从李季准的“感性时间”听到李文瑗的“午夜琴声”,我端坐书桌前读小说,或抄写着外国翻译小说,或写着自己散乱小说的草稿。因为怕黑,屋里灯光大亮,收音机放在床铺边的小书架上,入夜后频道一直停在中广,李季准先生时常访问一些人,来自生活里各行各业,那充满现场感的录音方式,常令我莫名感动。或许因为那时的我也正在浩瀚人海里茫茫地求职,艰难而孤独地求生,固执而茫然的我,才二十三岁,还不知道将来的人生是否有机会出版自己的小说。睡前我将灯关掉,躺在霉味浓重弹性已失的老旧弹簧床,还让收音机继续播放,我将声音转小,几乎只剩下耳语的声音,年轻的,对未来的无知与恐惧,倔强而惶惶,我在音乐与人声里昏昏睡去,睡梦中,梦见了广播里的节目,那些看不见的画面都成了真实的影像,时间具体推移,真实中暗无天日的生活,又变成梦里淡淡的日光将我照醒。

何曼庄(纽约)

河滨纽约国际公寓往事



夏荷(剪纸)

奚小琴作



我与白玉兰

何晴

从2007年起,白玉兰奖设立了电视剧最佳编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今宵灯谜

俞涌 扑萤

(四字传媒用语)
昨日谜面:新新人类时尚范(汪国真诗集)
谜底:《年轻的潮》(注:潮,新潮)

会,这也让我很骄傲地感觉,嗯,跟白玉兰奖的缘分又深了一些,让我更加为那些获奖的同行高兴和赞叹。当然,我也希望能早日离开选片人的岗位,只要有作品入选,就可以“避嫌”了,我是那样矛盾地盼着那一天赶紧来临。哈哈。